

池莉

著

原梅雨新沥沥在老朽木门上发出的气味，使我有了《细腰》。
一种闲得无聊又惶惶不安的心绪，使我有了《绝对佳人》。
还有时候，是一种感激，比如《两个人》。
还有时候，是被一种颜色击中，比如《一夜盛开如玫瑰》。
还有时候，是对一个男人的细怀与联想，那就是《清静如仙境》。
也有时候，是一种隔岸观火的羡慕与被感动，
比如《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》。
有时候会无端袭来一股霸道豪情，使有了《没日没夜的浪漫》。
有时候是迷惑的，那就是《好稻米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》了。
更有时候，什么都不想，只是，一种静静的生，远远的望和生命的叹。
这就有了《细腰的梦网》。
写了二十余年，这是第一次出版短篇小说集了。

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女作家



池莉

著



武汉故事

武汉故事

天地人丛书

池莉

天

地

人

丛

书

昆

仑

出

版
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汉故事 / 池莉著. — 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4

ISBN 7-80040-729-2

I. 武... II. 池...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9339 号

书 名: 武汉故事

作 者: 池 莉

责任编辑: 余天宝

装帧设计: 阿娇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220 千字

印 张: 17.875

插 页: 6

印 数: 1-20000

版 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729-2/I · 523

定 价: 29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池莉

作
者
简
介

□□池莉，出生于湖北，现居武汉，专业作家。兼任职务有：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；武汉市文联主席。主要作品有《池莉文集·七卷》长篇小说《来来往往》、《小姐你早》、《水与火的缠绵》等，中篇小说集《池莉小说精选》、《有了快感你就喊》、《生活秀》、《云破处》、《请柳师娘》等，主要散文集有《怎么爱你也不够》、《给你一轮新太阳》等。其作品有多种外文译本，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，多部小说获得多种文学奖。□□□



自序：多种宿醉一样美丽

池莉

夜了，忽然来了兴致，来的是饮酒的兴致。发现有好酒，发现有好人，发现有合适的小菜，还发现窗外有一弯好月和一树温婉的好风，于是就开始慢慢地饮酒，慢慢地饮。慢慢地说，慢慢地笑，慢慢地饮。不知何时，眼睛晕了，便沐浴香波热汤，而后便是一觉。翌日早晨，日光照醒昨夜人，虽说已经醒来，却不情愿真的就醒，眼睛还晕乎着，心里还满不在乎着，动动身体，满口都是余香——这就是宿醉了。这是饮酒当中最难得最妙曼的宿醉，算得上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艳遇。

还有一种宿醉，是醉色，或者说是醉春。春日里有一株蓬勃的桃花，开了，附近还有一株是蓬蓬的迎春，也开了。桃花是骨铮铮的枝条，枝枝上举，捧捧都得阳光雨露；迎春是柔软软的枝条，条条低垂，声声都是一种低斟浅唱；一个桃红，一个鹅黄，两种风情，一种艳丽，看得人只有惊呆的，没有话说的了。更加上夜来一波两波风雨，吹散了花瓣，桃红与鹅黄都懒懒地散落在草坪里，昨日的惊呆便依然久久住在心间，依然地，说不出任何话，说什么都多余都枉然都煞风景——这也是一种宿醉了。这种宿醉往往只是好色之徒才有。好色之徒是不分男女的。许多女人都好色，她们从骨子里头爱美，我也是。

这就要说短篇小说了。我以为好的短篇小说便是好酒与好花。一

是恰当的时候阅读，一是喜好它的人阅读，常常就会发生短篇小说的宿醉。美好的宿醉都是同样的感觉，晕在一种美景里不能自拔。我阅读好的短篇小说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

我写作短篇小说，几乎也与鉴赏短篇小说一样，也是要晕的。差不多都是在没有计划中突然产生的。忽然间心念一动，即刻就要写，不写人就难受。写作起来一气呵成，速度极快。如果因为种种因素无法即刻写就，那么过去了就再难寻觅，即使日后再写，一定也是另一副炉灶了。我认定，精彩的短篇小说都是一种感觉上的掠夺，就那么一瞬间，就那么惊鸿一瞥，目光，角度，色彩，气息，时间，季节，意念，乃至用笔的力度，全都是斯时斯刻的凝结。这种创作上的掠夺，有时候仅仅来自于一种气味，黄梅雨淅沥在老朽木门上发出的气味，使我有《细腰》。一种闲得无聊又惴惴不安的心绪，使我有《绝代佳人》。还有时候，是一种感慨，比如《两个人》。还有时候，是被一种颜色击中，比如《一夜盛开如玫瑰》。还有时候是对于先人的缅怀与臆想，那就是《请柳师娘》。也有时候，是一种隔岸观火的羡慕与被感动，比如《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》。有时候会无端袭来一股霸道豪情，便有了《汉口永远的浪漫》。有时候是迷惑的，那就是《猜猜菜谱和砒霜是做什么用的》了。更有时候，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一种静静的坐、遥远的望和宿命的叹，这就有了《屈原的罗网》。等等吧。所以，我的短篇小说远远少于中篇小说。写了二十余年，这还是第一次出版短篇小说集子。说是《武汉故事》，其实不是故事，也不是武汉，是我自己的一次次宿醉，一次次非常有趣的宿醉。

但愿今后还有，当然会有的。

2004年4月3日于汉阳

目 录

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	1
化蛹为蝶	17
细腰	40
汉口永远的浪漫	47
两个人	58
梅岭一号	79
不要和陌生人说话	98
绝代佳人	129

一种占卜的草.....	147
猜猜菜谱和砒霜是做什么用的.....	168
一夜盛开如玫瑰.....	190
屈原的罗网.....	204
请柳师娘.....	216
心比身先老.....	231
金盏菊与兰花指.....	260

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

这天，大约是下午四点钟光景。有个赤膊男子骑辆破自行车，“嗤”地刹在小初开堂门前的马路牙子边，不下车，脚尖蹭在地上，将汗湿透的一张钱揉成一坨，两手指一弹，准确地弹到小初开堂的柜台上。

“喂。猫子。给支体温表。”

猫子愉快地应声“呃”，去拿体温表。

收费的汉珍找了零钱，说：“谁呀？”

猫子说：“不晓得谁。”

汉珍说：“不晓得他叫你猫子？”

猫子说：“江汉路一条街人人都晓得我叫猫子。”

汉珍说：“哟，像蛮大名气一样。”

猫子说：“我实事求是。”

汉珍张了张嘴，没想出什么恰当的话来，也就闭了口，将摇头的电扇定向自己的脸，眼光从吹得东倒西歪的睫毛丛中模糊地投向大街。

猫子走到马路牙子边递体温表给顾客，顷刻间两人都晒得汗滚油

2 流。突然，他们被吓了一大跳，接着他们哈哈大笑，都说：“这个婊子养的！”

猫子又取出一支体温表给了顾客。汉珍说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猫子只顾津津有味地笑，扔过又一支体温表的钱。

汉珍说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猫子说：“你猜猜？”

汉珍说：“这么热的天让我猜？你这个人！”

猫子说：“猜猜有趣些。你死也猜不着。”

汉珍：“我真是要劝燕华别嫁你。个巴妈一点都不男子汉。”

猫子说：“么事男子汉？浅薄！告诉你吧，砰——体温表爆了，水银标出去了！”

汉珍猛地睁大眼睛，说：“我不信！”

“不信？这样——砰。”猫子做动作，动作很传神。

汉珍说：“世界真奇妙。”

猫子白汉珍一眼，摹仿《正大综艺》节目主持人姜昆的普通话：“世界真奇妙。”

他们捂着肚皮笑了。这天余下的钟点过得很快。他们没打瞌睡，谈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话题，很有意思。

下班了猫子本来是准备回自己家的，现在他改变决定还是去燕华家。今天体温表都爆了，多热的天，他要帮帮燕华。既然他们是在谈恋爱，他就要表现体贴一点儿。

出了小初开堂，顺着大街直走三分钟，燕华家就到了。旧社会过来的老房子，门面小，里头博大精深，地道战一样复杂，不知住了多少家。进门就是陡峭狭窄的木质楼梯，燕华家住二楼，住二楼其中的两间房。燕华一间，她父亲一间，都有十五个平方米，这种住房条件在武汉

市的江汉路一带那是好得没说的了。所以燕华就更有俏皮的资本啦。猫子认为：燕华不俏皮谁俏皮？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房子有房子，要技术有技术，要钱是个独生女。燕华不俏皮谁俏皮？人嘛。不过，话该这么说，燕华只管俏她的，猫子有猫子的把握。

住一楼的王老太在楼梯口坐只小板凳剥毛豆。王老太像钟点，每天下午六点钟准坐这儿择菜。

猫子说：“太。热啊。”

王老太说：“热啊猫子。”

猫子给王老太一盒仁丹，说：“太。热不过了就吃点仁丹。”

王老太说：“咳呀吃么仁丹，这大把年纪了活着害人，只唯愿一口气上不来去了才好。”

猫子说：“看太说到哪里去了。”

王老太倒出几粒银光闪烁的仁丹丸子含在舌头上，含糊地说：“猫子啊，燕华今天轮早班了，你小点心。”

用不着王老太提醒，猫子心中有数。燕华是公共汽车司机，一周一轮班，早班凌晨四点发车，最是睡不好的班次。燕华一轮到上早班就寻着猫子发火。所以猫子今天本来是要回自己家的。

燕华在厨房里洗菜，穿了件相当于男式背心的女背心，下面是花布裤头，整个背部包括裤头的腰全汗湿得贴在身上。厨房几家共用，几家的女人都在忙碌饭菜，自然都汗湿得不比燕华少。猫子想：这里好比游泳池了。

猫子说：“热啊嫂子们。”

女人们说：“猫子好甜的嘴。”

猫子说：“燕华。”

燕华哗啦啦洗菜，不理他。

4

猫子说：“燕华我来洗吧。”

燕华继续洗菜不理人。

猫子朝女人们做了个求助的手势，女人们就说：“燕华死丫头，有福不会享。”

猫子说：“就是。”

燕华竖起一根手指，将脸上的汗珠刮得飞溅。说：“去去。说不来呢做什么事又来了？说你妈病了呢你妈这么快就好了？”

猫子说：“你不晓得今天出了什么事呢，我特意来告诉你的。”

燕华横了他一眼。

女人们都问：“么事呀么事呀？”

猫子说：“我卖一支体温表，拿到街上给顾客。只晒了一会太阳，砰——水银标出来了，体温表爆了。”

女人们说：“啧啧啧啧，你看这武汉婊子养的热！多少度哇！”

燕华说：“吹！”

猫子说：“我吹吗？我是吹的人吗？”

燕华说：“你以为你不吹？十男九吹。”

猫子说：“那让嫂子们说句公道话。”

女人们说：“猫子真不是吹的人。燕华别冤枉他了。”

燕华说：“你们干什么干什么？八国联军打中国呀。”说完忍不住笑，扭身跑了。

猫子脱了T恤衫，赤膊上阵洗菜。接着切菜。接着炒菜。丁丁当当。做得大汗淋漓，热火朝天。

女人们说：“猫子啊，一个怕老婆的毛坯子。”

猫子说：“怕就怕。怕老婆有么事丑的。当代大趋势。其实呢，是心疼她，上早班多辛苦。”

女人们说：“猫子真是个好男将哦，又体贴人又勤快，又不赌不嫖。”

猫子说：“你们又不接客，么样晓得我不嫖啊？”

一个女人跑上来拧了猫子的嘴。其他几个咬牙切齿地笑，说：“这个小狗日的！”

猫子大笑。

菜饭刚做好。燕华的父亲回来了。老师傅白发白眉，老寿星模样。老通城餐馆退休的豆皮师傅，没休一天又被高薪返聘回去了。据说他是当年给毛泽东做豆皮的厨师之一。这一带街坊邻居无不因此典故敬慕他。

一厨房的人都一迭声打招呼。

“许师傅您家回来了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回了回了。今天好热啊。”

人都应：“热啊热啊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猫子你热死了，快到房里吹吹电扇。”

猫子说：“无所谓，吹也是热风。”

燕华冲了凉水澡出来。黑色背心白色短裤裙，乳房、大腿都坦率地鼓着，英姿飒爽。

猫子冲她打了个响指。她扭了扭腰要走。

许师傅说：“燕华！帮猫子摆饭菜。”

太阳这时正在一点一点沉进大街西头的楼房后边，余晖依然红亮地灼人眼睛。洒水车响着洒水音乐过来过去，马路上腾起了一片白雾，紧接着干了。黄昏还没来呢，白天的风就息了。这个死武汉的夏天！

燕华拎了两桶水，一遍又一遍洒在自家门口的马路上，终于将马路洒出了湿湿的黑颜色。待她直起腰的时候，许多人家已经搬出竹床了。

燕华叫：“猫子。”

6

猫子在楼上回答：“来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猫子还没下楼。

燕华不满意了。高叫：“猫子——”

猫子搬了张竹床下来了。

燕华说：“老不下来老不下来，地方都给人家占了。”

猫子说：“哎，你小点声好不好？你这人啦，谁家的竹床自有谁家
的老地方。大家都要睡，挤紧点就挤紧点呗。”

燕华声音低了下来，却没服气，说：“就你懂事，就你会做人，就
你讨街坊喜欢，德性！”

猫子说：“我实事求是嘛。”

猫子和燕华一边嘀咕着一边干活。他们摆好了一张竹床两只躺椅，
鸿运扇搁竹床一头，电视机搁竹床另一头。几个晒得黑鱼一样的半大
男孩窜来窜去碰得电线荡来荡去，燕华就说：“咄，咄。”赶小动物似
的。猫子觉得怪有趣，说：“这些儿子们。”

许师傅摇把折扇下楼来了。他已经冲了个澡，腰间穿条老蓝的棉
绸大裤衩，坐进躺椅里，望着燕华和猫子，一种十分受用的样子。

竹床中央摆的是四菜一汤。别以为家常小菜上不了谱，这可是最
当令的武汉市人最爱的菜了：一是鲜红的辣椒凉拌雪白的藕片，二是
细细的瘦肉丝炒翠绿的苦瓜，三是筷子长的鲢鱼煎得两面金黄又烹
了葱姜酱醋，四是卤出了花骨朵的猪耳朵薄薄切一小碟子。汤呢，清
淡，丝瓜蛋花汤。汤上漂一层小磨麻香油。

燕华给父亲倒了一杯酒，给猫子也倒了一杯酒。“黄鹤楼”的酒香
和着菜香就笼罩了一大片马路。隔壁左右的邻居说：“许师傅，好菜呀。”

许师傅用筷子直点自家的菜，说：“来，来喝一口。”

邻居说：“您家莫客气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那就有偏了。”

燕华冷笑着自言自语：“恶心。”

猫子说：“咳，老人嘛。”

马路对面也是成片的竹床。有人扯着嗓子叫道：“许师傅，好福气呀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福气好，福气好。”

燕华开了电视，正好雄壮的国歌升起。大街两旁的竹床上都开饭了。举目四顾，全是吃东西的嘴脸。许师傅吃喝得很香。猫子也香。一条湿毛巾搭在肩上，吃得勇猛，一会儿就得擦去滚滚的汗珠。燕华盛了一小碗绿豆稀饭，有一口没一口地喝，筷子在菜盘子里拨来拨去，百无聊赖。

猫子说：“燕华，我的菜是不是做得呱呱叫？”

燕华说：“你自我感觉良好。”

猫子说：“嗤，许伯伯？”

许师傅说：“是呱呱叫。猫子不简单哪。”

燕华说：“我吃不香。这么热的天还吃得下东西？”

猫子说：“这是没睡好的原因，上早班太辛苦了。所以我不回家，来给你做菜。”

许师傅听完就呵呵地乐。燕华说：“他油嘴滑舌。先头说是因为出了体温表的事。”

猫子猛拍大腿。他怎么居然还没告诉未来老丈人今天的大新闻呢！他说：“许伯伯，今天出了件稀奇事。一支体温表在街上砰地爆了，水银标出玻璃管了。”

许师傅歪着头想像了好半天，惊叹道：“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哇！猫子，体温表最高多少度？”猫子说：“四十二摄氏度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这个婊子养的！好热啊！”

燕华放下碗，说：“热死了。不吃了。”

猫子说：“热是热，吃归吃呀。”

燕华说：“像个苕。”

猫子说：“不吃晚上又饿。”

燕华说：“像个苕。人是活的吵，就叫饿死了？满街的宵夜不晓得吃。”

猫子说：“好吧好吧，十二点钟去吃宵夜。”

燕华说：“你美哩，谁要你陪，我早和人家约好了。”

猫子说：“谁？和谁？”

燕华说：“你是太平洋的警察？——管得真宽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猫子别理她！燕华像放多了胡椒粉，口口呛人。还是个姑娘伢吵。”

燕华说：“姑娘伢么样？姑娘伢么样？”

许师傅说：“姑娘伢要文静本分温顺。”

燕华说：“怕又是旧社会了吧？”

猫子说：“许伯伯您家莫和她怄气。”

许师傅说：“都不理她。”

一老一少两个男人去看电视。燕华从鼻子里哼哼两声，转过身望街去坐；眼睛怔怔变换着各种情绪。一般姑娘家只背了人才有这种神态的。所以贴街行走的外地人冷不丁瞧见了燕华便吓了一跳。

街上行人稀了一些，却也稀不到哪儿去。武汉市城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将近四千人，江汉路又是城区最繁华的商业区，行人又能稀到哪儿去？照旧是车水马龙。不过日暮黄昏了，竹床全出来了，车马就被挤到马路中间去了。本市人不觉得有什么异常，与公共汽车、自行车